釋文紀卷九

明 梅鼎祚 編

後秦

[illegible]天始事

[illegible]王居鄴

[illegible]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

[illegible]從此已往宜衣以紱錫兗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

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
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高僧傳
石虎字季龍勒從子弑勒子自立稱帝
下中書料簡沙門書虎僭號建武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乃下書問中書中書令中書著作郎王度等奏中書令王波亦同度議虎以澄故復下書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為得應事佛
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

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
偽

中書著作郎王度奏

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
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
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
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
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饗祭殊禮華

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隷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

復下書

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

士

並高僧傳

竺佛圖澄天竺人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晉永嘉初來洛陽巳從石氏終鄴宮寺

謝石虎勞問書澄從石勒甚見篤信號大和尚及虎僭位傾心事澄澄稱疾虎勤遣勞問澄謝虎

陽月和煖頤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邀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至十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辭石虎書澄自啟塋墓於鄴西紫陌謂弟子法祚曰禍亂漸萌吾先從化矣臨化遺人辭

虎

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餘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並高僧傳按此雖不明言書然非面語

前秦主苻堅字永固畧陽氐人為秦龍驤將軍弑主自立稱大秦天王居長安

與朗濵師書朗以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山頂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堅欽其德素遣使覲遺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膺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存生

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灑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

竺僧朗答秦主苻堅書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涉顧廣開澐輪顯保天祚

蒙重恵賜即為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廣弘明集

尊朗瀀師詔堅沙汰衆僧欽太山僧朗德素乃别詔

朗瀀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高僧傳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畧陽清水人仕苻堅秘書侍郎

釋迦頌整因關中法盛欲出家堅未許及堅死遂更名道整作頌專精經律終于襄陽

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受大道高僧傳

前燕主慕容垂字道明鮮卑人號子封吴王𠌫苻堅後叛秦自稱燕王居中山

與朗濬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隂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是膺晉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剋興征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誠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咒願

僧朗答燕主慕容垂書

僧朗頓首頓首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仰惟詔旨諸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載融羣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蒙賜過分僧朗頓首廣弘明集

南燕主慕容德字玄明號少子初為後燕主慕容寶丞相據廣固自稱燕王

與朗濬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禍屢臻昔在建興王室西傾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啟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禍武王即晏永康之始西傾東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統幸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令使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茌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建興乃後燕主慕容垂廣弘明作建熙洪武王為垂孫盛　廣弘明寡作無統作祿

僧朗答南燕主慕容德書

僧朗頓首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高鑒惠濟黔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剎所崇像福冥報有歸僧朗頓首頓首

又報慕容德 德初僭位都滑臺尋為魏所據議欲先取一方為關中之基中書令張華議主彭城北地王鍾等勸復攻滑臺尚書潘聰以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彭城土曠人稀非久安之計青齊沃壤固山負海號曰東秦當進討叛臣辟閭渾而據廣固德

未決僧朗素善占候使牙門藉撫訪其所適朗報德德引師而南徐兗歸附渾奔魏追斬之以廣固都焉是年為朗建神通寺于齊州仍遺書朗撫常問燕年世朗答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言皆驗　此報在前

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即聞之檀越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為魯之分野虛危為齊之分野宜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

天道也竝十六國春秋南燕錄

後秦主姚興字子畧本赤亭羌萇子襲位去帝號稱秦王居長安

與安成侯姚嵩述佛義書興少崇三寶鋭意講集什既入關多所傳譯興惟佛道唯善信為出苦之長津御世之洪則乃著通三世論勗示因果以詔什什荅書復與嵩述之嵩見後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尋復致慶自爾喪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

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絶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鳩摩羅什答後秦主姚興書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説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為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

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
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
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
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
令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
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
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
盡之

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

姚嵩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聞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歎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

始乎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為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乎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

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詔云大道者以無為為宗若其無為復何所有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為為當以何為體若以妙為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為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

為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麾品而得見其恠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為麾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

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
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為鹿在馬為馬而度脱之豈非神
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
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
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
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
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
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

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當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謂為道止無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為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為不可為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

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言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為殊太逕廷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姚嵩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叐

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奥寘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為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重答安成侯姚嵩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墻不知道理安在為復以鄉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姚嵩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覲之日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懐臣言先承陛下親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

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並廣弘明集

僧䂮為國內僧主詔 䂮姓傅北地泥陽人博通經律為興所重及羅什入關僧尼廣集興慮有愆漏宜立僧主因下書給車輿吏力䂮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

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䂮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

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衆法欽慧斌共掌僧錄高僧傳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姚興以恒標二人有經國之量勑尚書令姚顯敦逼罷道又下書恒標等問境救之殆而得免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　弘明集作姚畧書以興字子畧也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沈於屠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

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邪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勑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誠歷代三寶紀作實朕臨作君臨治必作治急讚時益世作翼贊時世

釋道恒道標答秦主書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勑尚書令奪道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

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襃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為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

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祗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徒發非常之舉一作徒廢非常之業

詔恒標二公

省所奏具意令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慇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

素不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道恒道標重答秦主表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寔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懐所存私悃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

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

詔恒標二公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道恒道標重答秦主表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得遂一介之志愚守之誠

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恨屢紆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以聞

與鳩摩羅耆婆書

鳩摩羅什初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髙僧傳作致書什䂮二法師什䂮答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憒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蹟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

還上人別來何似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為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並弘明集）

僧䂮等奏（興復命僧䂮等勉諭必遂其心䂮等奏略興又下書與䂮等　廣弘明作與還等書而無前奏見十六國春秋）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鬚髮著不正之衣令使處縉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卓異何足拘以文網也

又報僧䂮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取介之士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令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蹤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為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為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

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

釋僧䂮僧遷法服法支鳩摩羅耆婆等答秦主書

盖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

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羸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毗邪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

曜扶渠於重冰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

然砮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

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仁義陶萬

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

逍遥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

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介守所見為小

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

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茍於時有補袈裟之

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契斯乃今古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潁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並孔明集

物自是一作物自足其須有德而天下治一作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易因一作多因漢世一作漢岳敦演一作敦析此書字有脫誤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澂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已已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令闕闕未平事惟左右已命元戎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省憑靈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圖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廣弘明集

姚嵩興之弟仕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歷司空封安成侯留心經典專精釋道屢請什講說新經後為氏王楊盛所害

遺慧遠書

興欽遠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殷勤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送論并遺書遠遠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序致淵雅以書答之

大智度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宣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遺後之學者

慧遠答姚嵩書

尺牘作遠答鳩摩羅什誤

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楮

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髙命又體羸多
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輒
麤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出三藏記集高僧傳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一名羅耆婆天竺人家世國相什隨母出家博覽五明諸論善達吉凶留住龜茲轉停涼土涼主呂隆表降姚興什方入關以後秦弘始十一年終于長安
妖異奏什在龜茲呂光破龜茲得什僭號涼土至庶子纂立二年有豬生龍出之異什奏不省纂竟被殺什乃入關
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

見則為菑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

西方辭體論（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畧同異）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

贈沙門法和頌

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並高僧傳

竺佛念涼州人諷習衆經華梵兼釋符姚二代為譯人之宗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序此序乃前秦苻堅建初時作

原夫善惡之運契猶形影之相顧受對明驗凡三差焉現世中世後世播九色之深恩以悅天妃之耳目孤禽投王而全命形受五刖之切酷斯現報也羣徒潛淪於幽壑神陟輪漂而不疑身酸歷世之殃疊不曉王子之

喪目斯中報也阿蘭從禍於無想嬰佩永惑於始終爲著翅之綦狸飛沈受困而難計斯後報也故聖人降靈必有所由非務不務清白明矣玄鑒三世弱喪之流深記來變壞形之累趣使引入百練之室自如來逝後阿育登位綱維閻浮光被六合圖形神寺八萬四千羅漢御世汎濟億數國主師宗玄化滂沛萬民仰戴而不已神祇欽賴而愈深然王子法益宿植洪業生在王宫容貌殊特復受此對靡知緣起會秦尚書令輔國將軍宗

正卿領城門校尉使者司隸校尉姚旻者南安郡人也親姚韶之次兄字景嶷文為儒表則列勲於千載武為邈羣則皎然而獨標亢音通寔則辯機而曠遠執素縱情則翺翔而無倫德也純懿範也難模赫逸翰於羣才震龍威於昆鋒然愍永惑之巨救傷愚黨之不寤欲紹先勝之遺迹竪玄宗於末俗故請天竺沙門曇摩難提出斯縁本秦建初六年歲在辛卯於安定城三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訖梵本三百四十三首盧傳為漢

文一萬八千言佛念譯音情義寔難或離文而就義或正滯而傍通或取解於誦人或事略而曲備冀將來之學士令鑒罪福之不朽設有毫釐潤色者盡銘之於萌兆故序之焉（出三藏記　大藏所字函明驗作朗驗現世中世後世作現也中也後也五刖作五杌不務作不頋）

釋道恒（藍田人學該內外才思清敏從什譯出衆經多助詳定後與道標並入卯邪山終世不出）

釋駮論（幷序）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

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
闕發五横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脫曜時情
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
法沖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罷象所擬清虛簡勝
非近識所闚妙絶羣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
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
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

鍾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邕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其棲託高遠而業尚鄙近至於營求孜伋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

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餚饍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寶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擊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憮然有間慨爾長嘆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

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盖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録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為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趨絶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曒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秕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

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恪賜也貨殖子也難雕由也凶愎求也聚歛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

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月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

以為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固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適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邀然絶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為貴猥

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皦潔栖寄清遠或殫思入微澄神絶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秕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詣體備

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
得渾舉一概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釁姬宗盡誅四凶
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
足刺遂欲通肢全解不亦濫乎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
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為
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
國大治庚桑善誨而畏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
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

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
流暢以般若辯慧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
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刑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
麤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宰助化以道佐治
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
世有五横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横者以其志無業尚散
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
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漁食百

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荀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殫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横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潁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險術襲商韓刻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

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隄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廹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啟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廹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

會盡饍饈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為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為衆生福田供養自脩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

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
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為之必獲且浮財糞土
施惠為神用譬朽木之為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
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
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脩已為困矣何必乃
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鴆人何
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
經幽處獼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

家之年儲關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綱以籠羣儁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内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黄髪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横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真大聖之所悲嗟

時不識實卞和所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沖虛簡詣而會之者德用遠能津梁頹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揮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覃灑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寘軌然恒牆峭峻罕得其門器宇幽邃稀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于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

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霆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宫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拔開聽於後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懐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廵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説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寔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

備左面智叅照來其人以為是非之越大猷將隱既曰像法任之益滯是以敢於佛前所聞經法親承即集先廼隄防撫抑邪流助宣法化故其為經也先立章以崇本後廣演以明義明義之體四焉問分也非問分也攝相應分也緒分也問分者寄信扣擊明夫應會非問分者假韻默通唯宣法相攝相應分者總括自他釋非相無緒分者遠述因緣以彰性空性空彰則反迷至矣非相無則相與用矣法相宣則邪觀息矣應會明則極無遺

之愈勤會天竺沙門曇摩崛多曇摩耶舍等義學來遊秦主既契宿心相與辯明經理趣起清言於名教之域散衆微於自無之境超超然誠韻外之致愔愔然覆美稱之實於是詔令傳譯然承華天哲道嗣聖躬玄味遠流妙度淵極特體明旨遂讃其事經師本雖闇誦誠宜謹備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至十年尋應令出但以經趣微遠非徒關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領悟直委之譯人者恐津梁之要未盡於善停至十六年經師漸閑秦

語令自宣譯皇儲親管理味言意兼了復所向盡然後
筆受即復內呈上 討其煩重領其指歸故令文之者修
飾義之者綴潤并校至十七年訖若乃文外之功勝契
之妙誠非所階未之能詳並求之衆經考之諸論新異
之美自宣之文惟法住之實如有表裏然原其大體有
無兼用微文淵富義旨顯灼斯誠有部之永塗大乘之
靡趣先達之所宗後進之可仰標以近質綜不及遠情
未能已猥忝斯典希感之誠脫復微序庶望賢哲以恕

其鄙出三藏記集 大藏羣字函

曇影此人秦主勅住逍遙園助什 譯經著法華義疏并中論

中論序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宗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故至人以無心之妙慧而契彼無相之虛宗內外並冥緣智俱寂豈容名數於其間哉但以悕玄之質趣必有由非名無以領數非數無以擬宗故遂設名而名之立數而辯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可以造極而

非其極茍曰非極復何常之有也是故如來始逮真覺應物接粗啟之以有後為大乘乃說空法化適當時所悟不二流至末葉像教之中人根膚淺道識不明遂廢魚守筌存指忘月覩空教便謂罪福俱泯聞說相則謂之為真是使有無交興生滅迭爭斷常諸過紛然競起時有大士厥号龍樹爰託海宮逮無生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以折中其立意也則無言不窮無法不盡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真諦故無有俗諦故無

無真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無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有雖無而有則不滯於無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亦存於有則常等冰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答析微所以為論是作者之大意也亦云中觀直以觀辯於心論宣於口耳出三藏記集

釋文紀卷九